

铺前味道

田园

车上海文大桥了，视野变得更加开阔，清冷的风擦过面颊，让人不禁缩了缩脖子。倒Y型的桥塔高耸立，拉起了左右笔直的钢索。蓝色护栏在后视镜中频频倒退着，心，随着车速的增加变得更快了。下桥，随车左拐，一条乡间小道蜿蜒向前，车轮压过道边的杂草，发出簌簌的声响。一排纵跨南北没入浅海的桥墩出现在眼前，是的，铺前镇后沟村村头到了。

早就知文昌市有个镇叫“铺前”，盛产浑身泛着蓝光的马鲛鱼。史书中记载，铺前原名溪北，琼北大地震后，溪北迁至现在的铺前镇位置。铺前镇名称的由来是因铺前居民多数从福建莆田迁来，为纪念故土，最初谐音取名为“铺田”，后改名为“铺前”。

不记得哪一年，海口突然冒出了无数家马鲛鱼专卖店，“肉质鲜美细嫩、老人孩子都适宜，是逢年过节的送礼佳品”，电视、海报、公交车车身和出租车的后窗，醒目地播放热情的广告语，而伴随着广告语出现的，是一张张嘴露出满嘴锋利牙齿的墨青色大鱼。那时，马鲛鱼成了人们抢购的热门货，而“铺前”两个字，也随着大鱼再一次游进了人们的记忆里。

总想去看铺前的模样，却总是因为诸多原因搁浅了。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桌上，金灿灿的香煎马鲛鱼让我举箸大啖的同时，再一次强烈地萌生了去看看大鱼故乡的愿望。

几只灰白色的鸭子从村子里钻了出来，摇摇摆摆沿着岸边的礁石向前走，像是刚去田里插过了秧，满脚的黑。它们时而低头啄找着，时而嘎嘎声起，扭着扭着，不约而同地扑棱着翅膀冲下海，向深处游去。

几十艘斑驳老旧的小渔船错落着停泊在海边，不时有渔民在船上下来回跑，补渔网，修船体，洗船身，刮贝类，风挡来时高时低的话音，偶尔还夹杂着几声粗犷的笑。突然，水上传来突突的马达声，渔船回港了，速度掀起片片涟漪，连着成片的船儿，也跟着微微晃荡了起来。

远处，几根残木斜插在海水里，阳光透过云层直射下来，映出飘忽不定的倒影。海面波光粼粼，晃得人睁不开眼。穿着大花袄的阿婆靠在竹椅上晒太阳，一只猫蜷在脚下打盹，我悄悄走过去，小心地摸了摸它，那一刻，我们像极了一家人。

如果说铺前的海让人感到不一样的宁静与留恋，那铺前的老街更是令人向往和期待。

车子在铺前镇胜利街前停了下来。兴许是还在年里，空气中弥漫着几分鞭炮未尽的味道。说它是老街，更不如说它是一条充斥着南洋风情的古老建筑楼群，喧闹的噪音和足迹能沿着地上的青石板一直贯穿到码头。

作为海南第二大骑楼老街，果然是不一样的热闹。黏着红糖椰丝的薏粑糕、鸡屎藤、南瓜汁包的糯米饼、椰子叶裹着的花生椰蓉卷、用海南米捆成条状煮成微咸口感的La（方言），这些当地小吃一出现，很快就被人们一扫而空。店铺前摆放着自制的鱼干麻糖、牛肉干、虾酱、香脆的花生饼、椰子花生酥、原味的紫菜片，每一样都让人喉结滚动，萌生馋意。前来品尝“林花糟粕醋”的人们排成了长队，有牛杂猪杂海鲜素菜的，有单点的也有综合的，配上顺滑的细米粉，浇上一大勺用酒糟和米醋做的糟粕醋，鲜酸热辣，美味爽口，让人忍不住吃了想再来一碗。

街的两旁大都是卖特产、小吃、水果、海鲜干货的店铺，间插着少许住户。中西合璧的立面装饰，原样的老式照相馆，承载着100多年来当地的传统文化。斑驳的砖瓦，热情的叫卖声，散发出浓厚的市井味和烟火气。一栋栋陈色的牌楼袒露出久远的异国风情，宣告曾经有过的喧闹与繁华。一块块青色的石板被踩踏出了年代和沧桑感，纹丝不动地埋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辛。而阳台的雕花图案总是令人充满好奇和想象，来来往往的旅人在言语和视线间不停地切换着，临街住居的人们对探究的目光早已习以为常，有条不紊地做着本应做的事。

吃着玩着走着摄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码头。风，夹带着浓重的海味，迎面扑来，而这边，又是一番热闹的景象。返航的渔船带回了新鲜的海货，刚被拖上岸，就引起了众人的围观。有活蹦乱跳的海虾、张牙舞爪的花蟹、油亮厚实的海螺、肥嫩透明的沙虫，以及许多叫不上名的冰鲜鱼，都摆在各自的泡沫箱里等待着顾客的挑选。十来斤重的腌制好的红鱼，一条条被剖开吊在铁丝绳上，肥厚的马鲛鱼被切成了块，躺在了干净的笸箩里，各种晒干的海鲜干货摆放在摊前挂在钩上，吸引了络绎不绝的人前来询价和购买……

快乐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夕阳西下，站在舟楫繁忙的码头，望着那座“文耀海天”的大桥，我突然有那么一些明白：隔海相望的历史不再复返，祖辈们曾经下南洋的启程地，终变成归航时永远的港湾。带着对海的依恋和崇拜，带着铺前人的淳朴和勇敢，这个普通却不平凡的小渔村，将代代繁衍生息的使命顽强地延续下去。

海洋边缘是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有了鱼鳞洲的海岸美得尤其齐全，山海相依，礁石与仙人掌两两相望。十年前，这里少有人来，港湾内海水清清浅浅的，沙滩还白净着，因为尚未开发，沙滩上仍有许多漂亮的贝壳在安静地生活。水流速度缓慢，波浪不兴，它的平静让人觉得寂寞。

鱼鳞洲的四周都是仙人掌。它们在沙化的土质里生长，面色有些苍白，花却仍旧艳黄着，一朵朵就在针尖上开出来，花瓣层接相偎，一瓣承着一瓣，张扬恣肆，这是一种真正的盛开，没有矫饰，没有虚伪，卓尔不群，和周围所有的故事所有的历史都没有关系，它只展现自身的个性。它的刺仿佛都是微笑的。

在漫长的地球史中，海岸一直是个动荡不安的区域，海浪在这里猛烈地撞击礁石、沙滩，潮水到此去而复返侵略着陆地。仙人掌每一天都在经受着这样高强度的“洗礼”。它们沉默而倔强。潮水每天都按照它们自己永恒的规律涨退，海平面无法稳定，每一天的海岸线也难以雷同。它们总保留着一条捉摸不定、模糊不清的界线。仙人掌就在这条界线上生长，被暴露在炎热或者寒冷中，也暴露在风中，还有雨水或者干燥的太阳下。唯有仙人掌坚强和随遇而安的性格，才能让它们在如此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饶是如此，潮水线之间的区域还是挤满了各种无名植物和动物。在海岸这个艰难世界中，仙人掌和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生命靠着占据那些生态位而展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涨潮时，岸边的人的思绪会在瞬间被仙人掌断裂、漂移，矛盾着，苍白而徒劳地妄图靠近什么，凌空高蹈的姿态注定了所有关于这一刻的记忆都只能抵达自己的内心，而仙人掌，永远面向着鱼鳞洲过往的忧伤和海军山上孤独的灯塔，沉默或者盛开。

H 岁月山河

海岸与仙人掌

杨道

仙人掌永远是这样阴性尖锐的植物，满身细密的尖刺，丰富而敏锐。也许只有它们，才能守得住那么多的寂寞，守得住那些鱼鳞似的小洲，遥望帆船掠过，飞鸟掠过，海水潮落潮起，却依然如故，和鱼鳞洲两相依。

海岸是一个古老的世界。它不断创造并且不停地驱动鲜活的生命。生长于此地的仙人掌，恣肆地发展了这一态势。当潮水在一片黑礁石中激荡，视野中除了碎银似的浪花，什么也看不到了。沙砾中的仙人掌显得从容，它们知道潮水会再次落下，带着花边的泡沫瀑布从巨大的黑礁石向着仙人掌的方向流下。退潮时，海显得更为平静些，潮水的掉头也没什么戏剧性。一身盔甲和尖刺的仙人掌，内心其实十分柔软脆弱，当浪头开始在海中打着漩涡，它们便亮闪闪地进入人们视野中。

仙人掌粉黄色的花也进入了视野。随着潮水不知不觉退下去，夕阳的余晖落在仙人掌的花蕊中，一些纤细的美人鱼的发丝一样的光线给花作着描画，开始发白，起一些晶莹的褶皱。

我喜欢坐在毗邻仙人掌的那块大黑礁石上感受鱼鳞洲的风景。黄昏时，东方灼辣的阳光被海军山迎面拦截，这一片区域阴凉安静。一条粗糙小路从一片常青的小森林中经过，夕阳的光有些诱惑，海雾已经开始慢慢地从深海处升起。入夜后，雾气渐深，它们在黑礁石的缝隙里飘荡，萤火虫在仙人掌从中纠结，这里就成了一座幽灵的森林。月光寂静，海浪的声音自觉降低成了耳语，一些小螃蟹没来得及钻进洞里，在滩上爬行，发出轻微的窸窣声。

天色渐暗，太阳的热气在减弱，鱼鳞洲开始变得热闹起来，从北方来过冬的“候鸟”人群聚集在沙滩上，坐在太阳伞下的休闲椅里，舒适地喝着椰子水，聊天，许多人干脆更放松一些，直接躺在沙滩上……几位着泳衣的老人正用菜刀削着仙人掌外皮，准备带回家泡水喝，据说有消炎的功效。

这些老人说起仙人掌，满脸放光。

我有些担心这片仙人掌的命运。它们是鱼鳞洲最独特的风景之一，也许和这片海一样古老。它们从历史深处走出来，在一片海浪声盖过木麻黄和市声的地方野蛮生长——大海空旷的隆隆声，富有节奏而又不停歇地撞击着礁石，不停地低落下去又响起来。而随着海岸的起伏升降，这片仙人掌与海浪、天空及礁石所构成的海洋画景的边缘，被尖利而分明地勾勒出来。清冷的月光让仙人掌的轮廓更为清晰，那些纤细的尖刺仿佛刺开苍灰的海与雾气，刺开海岸上这片混沌迷蒙的世界，一个激荡着崭新生命创造的世界裸露了出来。

H 诗路花语

第一缕阳光

■ 李孟伦

夜里五更时雄鸡还在啼明
有些种子睡着睡着发芽了
就像春风吹过大地梨花开
今夜我的小楼已满载了风
谁知我的姑娘哟现在哪里
今天太阳从大海沐浴出来
绽放出了开春第一缕阳光
我来到村门口一棵椿树下
发现这里的人们神清气爽
不关心自己也不关心过去
只一味关心起自然与未来
还有远方白云下袅袅炊烟
村里的老者开怀仰望长天
而孩子却在路边拈花微笑
一条富春江款款流过村庄
我捧起江水煮了七碗春茶
分给我百姓和我远方姑娘
一缕缕清香香满高山流水
香满了村庄香满了白云外
继而一瓣瓣阳光洒满四宇
一山山的荒原便有了爱情
山坡上的羔羊啊活蹦乱跳
春风里的喜鹊在南枝歌唱
霞光里的大雁在青天飞翔
在这放飞梦想的海南岛上
谁是碧海上乘风的一片帆

椰雕人的心思

■ 倪俊宇

透过单调的色与形，他们
发现了鲜活的思想与具象
五指山椰风，亚龙湾浪韵……
浓缩在他们手里，活泼了雕刀

雕刀，在废弃的粗壳上
追寻灵性的闪光，艺术的火花
浮雕，镂雕，通花雕
带棕立体雕，贝壳镶嵌雕……
在灵动精巧的雕刀下
红棉绽放了，白鹭展翅了
南天一柱波涌飞帆
四季佳果垂枝飘香……
这是他们低语的心音么？
这是他们翻飞的思绪么？

他们丰富的情感，在
一纵一横中，演绎成熟
他们斑斓的梦想，在
一刻一别中，尽意舒展
看哟，自然与心智撞击出的
诗意之花，一朵朵，一簇簇
多样多姿，璀璨惹目……

这，是椰雕人心中
流淌出的一曲曲黎谣琼戏
携着浓浓的琼岛山水味
在各种语言的赞叹声中
走向店铺，走向厅堂
让快意椰风，吹拂到四面八方

《幻想曲》(纸本综合)
潘龙作

H 如烟往事

西装

戴明

1985年，开始流行西装。从武汉到岳阳，穿西装的人越来越多。走在路上，越来越容易遇到穿西装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因为那年春天，我收到了哥哥从武汉给我寄来的一套西装。

那时，我在老家的一所小学教书，那是我从教的第二年。哥哥寄来的那套灰色西装，我穿上很合身，配上第一年教书时哥哥给我买的皮鞋，我随时都可以“西装革履”了。那时，我哥大学毕业了，有了工资，为我慷慨解囊，满足了我对“西装革履”的向往。

西装好穿，领带难打。当年没有视频，学一门技术得费一番周折。随着西装的流行，打领带的知识也开始普及。基本都是在报纸或杂志的角落，画着示意图，让人照着示意图练习系领带。我经过上下求索，很快从各种渠道学到了3种领带的打法。

那时西装刚开始兴起，村里人看到脖子上系领带的人，会嘲笑，说那样子像吊颈绳。

我特别爱惜这套西服，总是尽量让它保持笔挺，平时坐在椅子上，我都不敢靠椅背太紧，生怕压出皱褶，影响美观。在自己房间里时，我会随时脱下西装，挂在椅背上，让它自然垂放。

1992年，我的老板把我从海口派到上海。记得那天是3月25日，我随总公司的副总一起坐飞机到上海。坐飞机，到上海，于我都是平生第一次。我在上海的任务，是参照一种植物的样本，到浙江沿海的岛屿上寻找同类植物。这植物叫柃木，是一种常绿灌木。

为找柃木，我当年到过浙江沿海的很多岛屿，足迹遍布温岭、玉环、椒江、黄岩、宁波、象山、石浦、岱山、大陈、嵊泗、嵊山、洋山等地。

在岛上找到柃木后，我会回到上海向公司汇报，然后休整几天，逛逛上海。

我问同事上海哪家照相馆有名，他们就介绍南京路的王开照相馆，说王开是当年影星胡蝶、周璇等人的“御用”照相馆。于是，我去王开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

那年生日，我想买一套西装。我问上海的同事，上海哪家西装好？有人说南京路上的“罗蒙”西装好，又有人说“培罗蒙”更好。我问其故，答曰：“罗蒙”好是好，但“罗蒙”是“培罗蒙”培养起来的。“培罗蒙”是“罗蒙”的师傅，师傅肯定更厉害。我便决定到“培罗蒙”去买一套西装。

南京路上的“罗蒙”和“培罗蒙”我路过很多次，也进去看过，但当我要在那里挑一套西装时，却左右为难，犹豫不决，一直下不了手。最后是在上海的同事帮了我，他陪我去挑选了一套双排扣的藏青暗纹的西装，花了我当时整整1个月的工资。

深秋的上海，午后的阳光很好，我穿着新西装，和同事们漫步在华山路的梧桐树下，流连于兴国宾馆的别墅区……按上海人的说法，那感觉不要太好了。

因为怕冷和喜欢海南，当年我以自己找柃木的任务已完成为由，申请返回海南。老板问我离开上海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我离开上海前想和“老娘”合一张影。“老娘”是我们平时对老板的母亲——一位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的称呼。

合影那天晚上，同事们为我饯行，结束后去“老娘”位于华山路的小白楼时，化完妆的“老娘”已候我多时。我一到马上拍照，按快门拍照的是老板的妹妹。当然，和大明星合影时，我穿的是在上海南京东路培罗蒙买的那套西装。

1992年，除了坐飞机，到上海，我经历了人生很多第一次。那年我在舟山探索柃木时，认识了一位广播员。1997年，我和这位广播员的爱情成熟，准备结婚了，我们决定于当年的3月9日在她老家办理婚事。西装是男人结婚的标配，我肯定要买一套西装结婚。于是，我们再次来到上海，还是去南京东路，还是在“培罗蒙”西装店，我买了一套灰色西装。

1997年3月9日，穿着新西装，我做了新娘。

昌江观木棉花

■ 黄平

春风点染醉花丛，一树赤云浮碧空。
江畔丹青火燃绿，山边粉黛岭描红。

吐华却有英雄血，忍爱更藏连理功。

唯愿琼州颜色美，朝霞洒满岛西东。

环游海南全岛有感

■ 石松

琼州无处不飞翠，金果飘香百里醉。
苏翁策杖觅寿宝，海公执鞭添虹彩。
五指峰高写华章，西沙波涌聚世财。
何必世外寻桃源，航空咫尺即蓬莱。

春分

■ 陈业秀

昼夜半均分，莺穿柳色新。
轻雷惊晓梦，梨雨落花裙。

海南日报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